

“自然而然”的悲剧

——试论道家思想与《边城》悲剧意蕴的契合与共谋

孙培云

(焦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省焦作市 454000)

摘要: 在《边城》中,沈从文以独特超脱的视角,清新淡雅的文笔,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远离尘嚣、空明澄碧、民风淳朴的湘西世界,呈现出道家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满足了人们对“世外桃源”幻想。然而,作品自始至终都浸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为一种无奈的“宿命感”所笼罩,从而奠定了小说的悲剧基调。本文试图从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然无为、顺天应命”等思想角度解读其中的悲剧情意蕴。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道家思想 悲剧情意蕴

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与“美丽的哀愁”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有许多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沈从文便是其中之一。他深受中国道家哲学“天人合一”的影响,崇尚“人与自然契合”以及“回归自然”的生活。《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即自然,是贯通“天人”的“一”,“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遵从自然之道,“天地”与“人”合于自然之道。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生成、自然发展的。它们之间平等和谐、友好相处、互通有无、休戚与共,均处于相等的地位和级别,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优劣强弱之别。《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者用饱满、自然的语言描写渡船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构建出一个属于他的恬淡美丽、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世界”,实现了作者反映“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艺术理想,从中不难深刻体悟出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意境。首先《边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息息相通的境界是浑然天成的。小城茶峒依山凭水而建,房屋因地制宜,河街贯穿码头,人们的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清澈见底的白河,深翠青葱的细竹,桃花深处“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的人家,以及白塔与小溪,山水与渡船,长河与吊脚楼,这一系列陈列的意象,都将湘西小城古朴秀美、宁静和谐的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显示出边城自然与人水乳交融、和谐共处的完美生态。老船夫、翠翠与渡船、黄狗相依为命,人在船在,人亡船亡。黄狗通晓人性,与人终生相伴,是自然中灵性的物化,与人浑然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在人依赖自然、顺应自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边城人的精神生命与大自然有着同构对应的关系。主人公翠翠作为“自然之子”,从小生活在茶峒,吸收着自然的灵气。她天真活泼,善良腼腆,从不发愁,也无任何机心,只是天然地爱人,表现出最自然、优美、健康、淳朴的人性之美,与美丽的大自然形成绝妙的契合,使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一派天人合一的和谐氛围。其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边城人的生活简单、自然,处处显示着平等互助,和谐友好。在这座美丽的小城里,人们普遍的正直、忠厚、重义轻利,邻里之间互爱互惠,将阶层之差降到最低,摒弃现代社会的虚伪与冷漠。这种充满爱与感情的“和谐”人际之美,通过边城人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以及风情民俗的细节展现出来。老船夫虽生活清贫,却古道热肠,为人洒脱,不但不收客人的摆渡钱,反而大方的给予上等草烟作为馈赠。掌水码头的顺顺公正无私、急公好义,与老船夫的交往平等和气,从不倚势凌

人。在小说中,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多带有浓郁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乡风民俗,例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抓鸭子比赛,中秋节的男女互唱情歌,过年舞龙耍狮子以及苗族青年“走车路”与“走马路”的婚嫁习俗等等。这些弥漫着乡村气息的美妙场景无一不体现出质朴的和谐情怀,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亲切感。此外,这些颇具人文气息的特色风俗还支撑起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骨架。如男女主人公在端午节相识并产生情愫,围绕着“走车路”与“走马路”,兄弟之间展开公平且互相尊重的竞争等。宁静美丽的自然风光、原始独特的民俗风情、与健康优美的人性彼此契合、相互映衬,从而共同营造出一个远离尘嚣、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实现了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和对道家深厚思想意蕴的艺术追求。

然而,《边城》中呈现的这种天人合一、纯粹契合的优美形态,最终只能是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于是,我们在他温暖明亮、如诗如画的书写中感受到了一阵阵凄凉与悲悯。《边城》自始至终都浸透着一种“美丽的哀愁”,《边城》中几乎每个人都遭受了命运的折磨,天保的意外离世、傩送的远走他乡、老船夫的去世,翠翠如同她的母亲一样,没能获得圆满的爱情。小说的结局颇令人称道,作者写道:“到了冬天,那个圪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余音袅袅,令读者回味无穷,又生发出无限的怅惘。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如此美好的乡村桃花源,在都市化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因此最终还是将他美好事物易逝的感叹、对人生无常的迷惘,都隐隐地浸润于故事的叙述之中,从而使作品在美丽的画面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和哀愁,充盈着一种迷人的悲剧之美。

二、“自然无为、顺天应命”生命哲学观与“宿命论”色彩

《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种“自然无为,顺天应命”的处世观影响深远,在《边城》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主宰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他们面对所有的冲突与矛盾的一种态度,从而在“无心”中为作品奠定了悲剧的基调。小说中的渡船老人性格温和,随顺天命,生活得踏实坦然,一生过得平实素静,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之于他,不需要过多地去追溯和探寻。对于女儿的殉情,他认为“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因此“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习惯于听从生活中那些不成文的规则,从不把自己

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对方,一切顺其自然,即使是亲属之间。顺顺托人来为大家做媒,他把主动权抛给了翠翠,让她自己选择。《边城》中翠翠的母亲,对生对死都没有抗争,仿佛是天意而默默承受。翠翠是青山绿水养育出来的,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自然之子的身份使得她本能地顺应生命的自然发展,对爱情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始终处于沉默当中,从未发出过自己的声音。这种沉默以及对人事的懵懂无知,使得翠翠在爱情来临时选择顺其自然和无所作为,从而导致原本美好的爱情始终不能如愿。二佬懂送聪明、纯朴、善良,对于爱情毫无邪念,但他同样遵循着顺天应命的生命观。虽真心爱着翠翠,却从不主动去表达清楚,又加上认为哥哥的遇难与自己不无关系,从而在失意痛苦中远走他乡,只留得翠翠一人独守渡船。

在传统文化中,命运是不可预测、难以把握的,命运无常被认为是人生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沈从文内心始终有宿命论思想的隐约存在,对边城人来说,宿命思想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在无常命运的拨弄下,处于自在状态的边城人们不挣扎、不反抗,任其自然地发生着,从而表现出一种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对于《边城》的结局,沈从文曾论述:“一切都是善的,然而一切又是那么的不凑巧。”作品中诸多偶然因素的阻碍和各种人事的误会自然地存在于人的生命当中,不时对人物命运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翠翠与二佬的爱情萌芽源于一个误会,兄弟二人喜欢上同一女子,哥哥负气出走不幸遇

难,老船夫在雷电交加之夜抱憾而终等等,这一系列的“不凑巧”最终导致了本应圆满的爱情无疾而终。“作者的人物虽说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1]沈从文尽量把作品写得温馨美好,使悲剧的因素尽量淡化,这诸多“不凑巧”因素,没有一个是孤独存在的,也没有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与边城人的“善”是相吻合的。

悲剧作为文学界中最美、最为震撼的表现形式,是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规律和命运的搏击,是社会主体对现实苦难的困惑与询问,它拒绝任何逃避的意愿。面对如同“宿命”般的悲剧人生,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一切都看得极其平淡自然,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主动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彰显出“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精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对生命与内心的坚守与执著,于悲凉中给人以乐观精神的鼓舞。正如作者所说:“这作品或者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2]

参考文献:

[1]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J].文学季刊,1935(3).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孙培云(1971—),女,汉族,河南焦作人,毕业于郑州大学文学院,现任教于焦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职称: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上接第258页)

从调查结果可知调查对象全体人员都有通过看动画来学习日语的体验。例如上述提到的人称相关的词语“角色语”。就角色语金水敏(2003)称一听到某个词就能想起特定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或者提示某个特定的人物形象时,在脑海中会浮现出该人物似乎会使用遣词造句时,其遣词造句也会出现。其中特定的遣词造句有词汇、语法、措辞、语调等。特定的人物形象年龄、性别、职业、阶层、时代、容貌、外貌、性格等。

在《你的名字》中,女主人公第一次和男主人公交换身体,和男主人公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因为还不习惯身份的变化,所以女主人公首先自称是“わたし”,被朋友提醒后变成了“わたくし”,然后变成比较郑重的男性自称“ぼく”,最后出来年轻男性平辈间常用的“おれ”,这句台词特别典型的指出日语中仅仅使用第一人称就必须要考虑对象及场合。“わたし”和“わたくし”是最正式的第一人称,谦逊度最高,用于正式场合和上级。其中“わたくし”比“わたし”更正式、更谦逊。在现代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わたし”是女性最常用的第一人称,“ぼく”是男性私下使用的第一人称。“わたし”和“ぼく”有一定的谦逊度,但并不正式。“おれ”是日本年轻男性最常用的自称,常用于同学朋友等平辈间或晚辈的场合,是非常随意的自称,不包含谦逊成分,一般男性使用,女性不使用。

5. 结语

本文从学习者角度对《你的名字》进行研究,首先从日本文化学习角度,可看出日本人和留学生对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文化要

素的认知差异。在与现实中的日本社会接触后,留学生对日本印象发生了变化。由此可知其来日本前后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此外,可以看出留学生到日本后对日本动漫看法发生变化。仅仅通过单一动漫来全面了解日本是不可能的,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理解。其次从日语的语言学习角度,可以看到学习者比较关注“人称”这点,通过作品对白分析,结合调查结果可看出其对人称使用的性别差异等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可以作为学习素材使用。

参考文献:

[1]石塚美枝·宮副ウオン裕子·守谷智美.メディア・リテラシーを育てる『現代大衆文化』:参加者の多様性・多文化理解を促す日本語授業実践[J].桜美林言語教育論叢第4巻,2008.

[2]加藤清方.教育資源としてのテレビ・アニメーション番組と日本語教育[J].日本語学 Vol.22, №12,2003.

[3]金水敏.ヴァーチャル日本語一役割語の謎[M].岩波書店,2003.

[4]小林美恵子.映画を楽しみながら,日本語について考える[J].早稲田日本語教育実践研究第四号,2016.

[5]竹内健太.日本語教育のためのアニメに関する研究[C].日本経大論集第48巻1号,2018.

[6]金海莹.大学日语教学中影视作品的应用策略[J].语言艺术与体育研究,2017年第8期.

张晓敏*为通讯作者,温州医科大学日语专业讲师,
E-mail:zhxm@wmu.edu.cn